

民國三十七年秋季

大字蟒蛇記全傳

昆明市 正義路
雲南金文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秋季再版

大字
足本
蟒蛇記全傳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二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龍王

宋仁宗

張兵部

李氏

張春芳

劉氏

繪圖蟒蛇記全集 卷上

閒來無事談古今
不唱朝中多清正
他在朝中為兵部
取名春方人一個
不唱夫妻多孝順
請醫服藥都不好
綾羅緞足來裸起
兵部大人哀哀哭
快請高僧並道士
開喪弔孝三日滿
每日房中悶悶想
兒子媳婦年紀小
娶的妻子劉氏女
不代兒來不代女
傳名下定禮已畢

新刊白龍勸化人
聽唱廣西桂林人
扶助仁宗聖明君
掌管事務在家庭
且唱王氏老母親
求神拜佛也不靈
裸定王氏老夫人
春方夫妻泪淋淋
修齋超度死亡魂
夫人安葬在山林
肚內思量自問心
難管家中奴婢人
未存音信在家門
後來無有兩樣心
擇選良辰抬進門

仁宗皇帝登龍位
桂林有個張元亮
夫妻二人多行善
娶了尚書李氏女
王氏夫人身染病
不知前世壽命短
金漆棺材抬一副
哭罷之時方才了
鄉宦親戚來吊孝
不提夫人身死後
自從夫人身死後
桂林知府四品正
他的年紀二十五
兵部思量多日久
劉氏接來一年正

風調雨順國太平
娶妻王氏老夫人
天上降下文曲星
聰明伶俐甚超群
病在牙床難起身
做了黃泉路上人
棺木停在高廳上
即忙吩咐手下人
文武官員祭夫人
且說兵部老大人
家人散亂誰看承
他今死了幾年春
又無兒女一個人
才請媒人去說親
不覺有孕在其身

繪圖蟒蛇記二上卷

懷胎十月生一子
春方春元兩兄弟
在家算來有三載
珍饈百味般般有
春方春元兩邊坐
一夜說文都休唱
文武官員齊來送
逢州便有州官接
家家門前焚香燭
不覺行程多日正
無心觀看城外景
五更三點王登位
兵部來至金殿上
離朝王位有三載
寡人未施君臣禮
兵部聽得王吩咐
光陰似箭催人老

取名春元一個人
和和氣氣在家門
不久就要進京城
缺少龍肝鳳胆心
梅花使女把酒斟
且說來朝二早辰
齊送兵部老大人
過縣就有縣官迎
戶戶門前淨水瓶
望見東京一坐城
進了三重鉄代門
聚集三台八位臣
俯伏金塔納為臣
今日又來扶寡人
來到廣西祭夫人
三呼萬歲口稱臣
日月如梭曉夜行

一日三來三日九
兵部將言在此日
夫人春方聽得說
上面坐下張兵部
飲酒不覺多時候
人夫轎馬紛紛亂
逢山就有人開路
紅旗對對火燒樣
家家開了窓隔子
遠望城樓三滴水
進了三重黃城內
文聽鼓响朝皇帝
臣因家中不幸事
仁宗聖上開金口
今日愛卿回京內
朝罷已畢群臣散
春去夏來秋又至

春元不覺長成人
二人你且聽原因
設酒與夫來饒行
下面坐的劉夫人
各人取物進房門
兵部此時就行程
遇水便有搭橋人
黑旗對對似烏雲
鰲頭點起萬明燈
追望朵口似祥雲
尋個旅店歇其身
武聽鐘聲拜明君
離朝日久恕為臣
愛卿你且聽原因
扶助朝綱保寡人
到退幾步出朝門
寒冰冷熱不非輕

兵部朝中為官職

光陰已過幾年春

忽然得了大急病

請盡醫生總不靈

一時病來又昏死

天地日月不分明

昨日五更朝王駕

去到金鑾殿上存

方才跪在金塔下

一跤倒在地埃塵

文武百官來扶起

仁宗恭扶叫愛卿

兵部死在金鑾殿

痛哭官員多少人

仁宗此時開金口

吩咐兩班武共文

將他抬在迎賓館

寡人親祭張愛卿

寡人念他忠良死

埋在紫金山上存

金漆棺材抬一副

裝定兵部老大人

皇王御祭方才了

文武百官跪在塵

祭奠一場方已了

紫金山上立坟營

聖旨一道如飛雲

路上猶如風送雨

在路行程多日正

進了廣西桂林城

看看來到張家府

母子三人就來迎

擺下香案迎聖旨

折開聖旨讀宣文

春方春元才聽得

刀割心肝五藏疼

爹爹死在金鑾殿

誰做披麻帶孝人

自古養兒來防老

如今未盡半點恩

家中人人齊帶孝

一家大小哭沉沉

不唱弟兄來吊孝

且說劉氏起黑心

做齋超度老兵部

弟兄守孝過光陰

這樣家財萬貫所生

春方春元二人想

話說劉氏口中不言

心中暗想老兵部

丟下這道黃泉路上

無老少恐

這春方乃是前娘之子

又是廩生却又生有

金男銀女自古道

黃泉路上無老少恐

怕日後我死了春元年

小春方大他以大壓

小說他不過不如假

寫文約說他父親

在朝中做官放有許多

金銀無人去討又拿

些黃銅响錫叫他在

京放賬等他放與

人家說他行使假銀兩

無親無故救他那時

將他治死這些家財

不是我兒全

得了。劉氏打就主意，叫安童去請大爺進來。我有話分付安童去請春方聽得忙走。至廳前，隻膝跪下。母親叫兒有話說。劉氏說道：「男子十五替父志，女子十五當官家。你如今也十七八歲，你父在朝放了許多的賬，因無人去收，我與你一千兩金銀去。到京中放新討舊，討回來，不枉你爹養你一場。」

春方聽得心歡喜

滿面春花笑吟吟

既是家中有文約

何不京中討金銀

劉氏聽得春方話

忙忙收拾金合銀

與他金銀一千兩

餘外與他十兩銀

金銀裝在皮箱內

即時收拾便行程

春方此時辭別母

辭別母親就起身

春方轉至香房內

賢妻你且聽原因

今日我要進京去

你在家中要小心

我去不久就回轉

快則三月就回程

休去東家說長短

莫去西家說是非

恐怕傍人來恥笑

說壞名聲不好聽

我也是個讀書子

你是官家女兒身

如今世上人眼淺

活人抬在死人坑

李氏聽得丈夫說

記在心中淚紛紛

你今京中去收賬

丟下奴家靠何人

在家過得隨時過

不少金來不少銀

春方不聽妻子話

一心要去討金銀

轉身又去辭兄弟

去到書房裡面子

春元一見哥哥到

慌忙幾步出來迎

二人坐下將言說

春元流淚落紛紛

哥哥今日京中去

舉目無親有何人

不知賬主是那個

如何你去討金銀

春方此時將言說

賢弟你好不聰明

手中擎住大文約

到處去問欠賬人

天涯海角去訪問

訪問知者借賬人

春元此時勸不轉

哥哥你且聽原因

金銀放在身邊上 恐怕路上遇強人 逢橋遇水先下馬 山林之中要小心
 哥哥你到京中去 不可他鄉久住停 為弟在家掛欠你 兒女家中念父親
 望得哥哥回程轉 一家團圓值千金 春方此時來辭別 二人扯住淚紛紛
 槽中牽出龍車馬 全付金鞍格上身 鴿子翻身跳上馬 一路行程風送雲
 兩個安童前面行 一心只想進京城 李氏見得丈夫去 抬頭撞死地埃塵
 金男銀女放聲哭 母子三人好傷心 春元見得哥哥去 刀割心肝五臟疼
 口中又把嫂嫂叫 叫聲侄兒侄女們 哥哥雖然他去了 你們家中放寬心
 三盃茶飯我看管 四季衣服我看承 不說家中傷心事 且說春方在路行
 緊行好似弓上箭 慢行猶如風送雲 披星帶月往前走 一日離家如月深
 不表春方來行路 且表後母喜十分 劉氏拍掌只是笑 前娘之子哄出門
 我把春方來害死 萬貫家財我兒吞 高房大廈我兒受 我死之時也甘心
 話說春方去了。劉氏心中大喜。行過廳前。走過耳房。叫道。媳婦。你這賤人。全不想想
 你的丈夫出門求財。乃是一件好事。為何啼哭。為人也。要。走。些。江湖口岸。難道叫他
 守住你不成嗎。他去不過三五月。就要歸來的。何必掛欠媳婦。聽得不敢啼哭。這話
 不提。且說春方行了四十餘天。來到楊家村。雙田。只見數十餘响。喧天。春方駭
 得魂不附體。不敢前進。便叫安童。我們上山去看。甚麼東西。主僕行至山嶺。一見。乃
 是一條大蟒蛇。春方看見。心中不忍。行至近前。開言。便問。眾位相公。長者如何將這

大蟒蛇苦打一陣衆人說道這條大蛇在洞中三年以來每年要金男銀女祭他才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歲猪羊祭他就出擾害秧苗我們將他打死方才斷根且問相公家住在那裡姓甚名誰說來把我們聽

春方此時將言說

列位長者聽原因

家住廣西桂林府

說我無名也有名

父是尚書張兵部

扶助仁宗聖明君

誰知命盡無常到

死在金鑾殿上存

京城放了許多賍

我今要去討金銀

見得衆位將蛇打

心中不忍打他身

望乞衆位饒他命

得饒人處且饒人

列位此時將言說

相公你且聽原因

這填田地三石種

我們戶戶望收成

不時田中來擾害

通填秧苗不留根

今年谷種又甚貴

坑死我們多少人

五錢一斗買種下

不兌五貝共金錢

相公不必來勸解

此蛇他是害人精

我們將他來打死

免得來年又害人

話說春方說道這三石種田所管多少銀子衆位說道這三石種田秋收價一百六十兩春方說道衆位請坐我有一言奉告

春方此時將言說

列位聽我說原因

一百六十不為貴

我今出外在路行

家母賜銀一百兩

將來交與你衆人

下欠銀子六十兩

待我回轉就交明

親手提筆寫文約

上有虛空過往神

若是騙了你田價

不得回家見雙親

衆位聽得心歡喜

將蛇賣與姓張人

煩勞衆位齊動手

抬在長江水中存

話說春方將蛇買了

抬在長江大海只見

一朵烏雲裸在半天

雲中去那蟒蛇大叫

道張春方你今日救我一命我是龍王三太子。因為錯行雨部。玉帝貶我下凡。今日遭了此難。承蒙你來救我。不久你有一難。我又來救你。眾人聽得叫道。相公。你有這模樣陰德。我們將銀子退還你去罷。春方說道。既出之財。要他何用。眾位聽得。既然如此。我們當收了。承謝張善人的銀兩。

不說眾人分銀子

且表春方在路行

行了一日方才到

望見東京一座城

遠望城樓三滴水

近望朵口似祥雲

無心觀看城外景

進了三重鉄羅門

進去城中找店主

王家店內歇其身

二人分賓來坐下

香茶一杯到來吞

店主當時開言問

便問相公那里人

因甚才來京城內

有何貴事到店門

春方此時將言說

店主你且聽原因

家住廣西桂林府

祖籍原是姓張人

父在朝中為兵部

扶助仁宗八九春

我是春方人一個

廩荐生員在洪門

不幸父親身死了

我來此處討金銀

隨代金銀一千兩

放新討舊轉回程

店主聽得如此話

滿面添花喜十分

忙把棹子當中放

設酒款待姓張人

琴棋書畫般般有

吹彈歌舞飲杯巡

一夜飲酒都休唱

且唱來朝天色明

話說次日天明

店主來至街前

說與朋友得知

個個朋友都來拜問

施禮以畢

分賓坐下

眾人便問道

張相公離家多遠

此四十餘天

我父在朝中

坐了幾年兵部

放得有許多官賬

約又代金銀一千兩

放新討舊

眾人聽說且問

相公利息如何

春方說道每月加二

分行息總算不敢多要。春方叫安童與我抬箱子過來。以憑店主交稱立約。不說春方放賬。且表眾人將銀子借到。各人要務生理。將銀子拿在銀匠舖內銷烤。銀匠說這不是銀子。這是黃銅响錫。眾人聽得。個個咬牙切齒。此人怎樣做不正。我們去到王家店內尋着他。拏住一陣亂打。說他是行使假銀。又假兵部之子。把他送到宛平縣去。豈不是好。眾人齊來扯住春方。一陣亂打。送在宛平縣城中。太爺拷打去了。

春方聽得雙流淚

眼中流淚落紛紛

在家不聽妻子勸

惹得大事到來臨

誰知今日身有難

千層鉄鎖項上存

推的推來打的打

送在宛平縣內存

眾人跪在大堂上

清天太爺叫幾聲

不知何方京拐子

傷天害理哄街民

假稱兵部尚書子

黃銅响錫哄我們

相邀眾人與他借

坑害街坊多少人

公子跪在丹墀下

稟聲清天王大人

父在朝中為兵部

生員自幼入洪門

說起假銀根由事

都是後母劉氏坑

知縣不聽公子話

咬定銀牙罵幾聲

你是何方京拐子

傷天害理哄街民

喝叫一聲叉下去

么喝一聲似雷霆

先打四十方才問

連皮帶肉去幾層

好好一二來招認

免得今日受苦刑

公子受刑挨不過

清天大人叫幾聲

行使假銀便是我

坑害街民是學生

知法犯法該死罪

望乞太爺放我生

知縣見得我招了

便叫手下鬆了刑

押出外門討个保

不許走了姓張人

兩個安童來扯住

三人啼哭好傷心

在家不聽大娘話

如今落在陷人坑

金男銀女不知道

大娘在家不知情

今日遭了大爺手 落在天網地獄門 若要跳出天羅網 除非大爺會騰雲

話說春方說道我今被差押住不能脫身。怎麼居處。安童說道大爺你把這冤屈根由細說一番。苦苦哀告這差人好好寫得一封家書代回去。把與大娘知道。豈不是好。春方聽得就去哀告差人。差人說道這位相公不是等閒之人。誰敢放你。上去哀告老爺。看他怎麼放你。春方說道二位差官將鎖代起。放我出去解手。兩個隨後開了後門。就是東洋大海。春方叫道安童我從後母之命。來至此處。活活坑死。我在東京有一妻子。不能相會。兒女父子不能團圓。你們快快回到我家。說與你大娘得知。說罷心如刀絞。一步跳下河中去了。兩個安童再也扯不住。他上來竟跳在長江去了。再說兩個安童順牆逃走。那兩差人那裡曉得。倒不知走何方去了。傍邊人說道跳死水中。那差人駭得魂不附體。說道我們回去見不得。不如逃走去罷。等到二任官來上任。方才回去得。不表兩個差人來逃走。且說春方跳水。

春方舉步往河跳 竟入長江水中存 巡河夜叉來看見 我見一個死人身

夜叉此時忙去報 報與龍王得知聞

話說夜叉來至殿前。啟稟我王知道。河內有一秀才。順水流來。龍王聽得。既是如此。快擎仙丹一顆。放在口中。將他救活。代他進來。那春方果然救活起來。行至龍宮寶殿。雙膝跪下。龍王問道。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為甚麼身投長江。你可細說來。春方此時開言說。龍王老爺得知聞。家住廣西桂林府。祖籍原是姓張人。

父在朝中為兵部 扶助仁宗八九春 母是總鎮王氏女 封為誥命老夫人

生下春方人一個 不幸我母早歸陰 父娶晚母劉氏女 所生春元兄弟身

父在京城身亡故 竟到如今有二春 只因晚母起不良 把我哄上東京城

哄我東京去收賬 餘外與我一千銀 放新討舊回家轉 誰知設計害我身

黃銅當做真金子 响錫當做雪花銀 我在京中把賬放 街民借去做營生

銀匠銷銀才認得 解我死平縣內存 可恨賍官王知府 三拷六問又加刑

百般苦楚受不過 跳入長江水中心 不覺冲到龍宮殿 望乞王爺恕殘生

春方說罷根由事 龍王太子聽得真 心中暗想春方事 即忙前來聽假真

上前看是春方面 扯住恩人叫幾聲 太子跪在龍宮殿 父王在上聽原因

因我以前錯行雨 貶我下凡受苦打 將我貶在雙田填 在填撞着一夥人

眾人要將我打死 多蒙相公救我身 他把銀子買來我 抬我長江水中行

自從那日歸家轉 未曾報答大恩人 恩人有難來到此 還要打救恩人身

龍王聽得太子話 心中歡喜八九分 壽元判官查明 回奏道張春方

話說龍王聽得 叫到掌簿判官過來看春方 有少壽元判官查明 回奏道張春方

壽元八十二歲 他有一年的水災 龍王聽得 既然如此 叫道春方 你可在我龍宮殿

內教學 待你水災已滿 送你回去 受享皇恩 太子治酒款待人 海兵海將一齊都來

設酒款待 不說春方得好處 且說安童二人 兩個安童逃走去 放聲大哭好傷心

哭聲大娘刀割胆 叫聲大爺箭穿心 不覺走了數日正 肚飢口渴好恹情

二人哭到傷心處 驚動大羅太白星 餓死他們不打緊 誰去家中報信因

話說太白星官在雲中看見二人哭得十分傷恹心中不忍即忙變一老翁在路傍

賣飯說道你們前來吃些充飢以便好走路二人聽得說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各人

飽餐一頓又往前走不覺走了多時來到家中稟告奶奶大爺在京城死了劉氏聽

得心中大喜叫梅香把酒宴來與他二人接風今日前娘之子春方在京城死了這

份財產盡都是我兒春元一人全得無人與他分受劉氏又叫安童你去報與你大

娘得知莫說投水而死只說路上得病死了轉來我賞你二人安童來到大娘房中

稟知大娘大爺死了李氏道你的大爺因何而死安童將他行使假銀細說一番

李氏聽得如此話 一頭撞昏地埃塵 頓飯時候才酥醒 金男銀女哭聲止

哭聲天來天不應 哭聲夫來箭穿心 千勸你來萬勸你 勸你不要上東京

如今在外他鄉死 做了投河落水人 何處安葬你屍首 安童何處去標坟

一年四季誰掛紙 為妻做鬼不甘心 只想夫妻同到老 誰知今日兩分離

冤家今日冤屈死 丟兒丟女誰看承 有靈有感來接我 鬼門關上一路行

手抱兒女哀哀哭 有父生來無父疼 不說李氏哭夫主 且說安童報原因

走進春元書房內 從頭一二說根生 春元聽得哥哥死 刀割心肝肺腑疼

因為聽我母親話 法活坑死在東京 丟兒丟妻無人管 娘母三人誰看承

一路走來一路哭

來見毒心老母親

叫聲母親不是人

為何起這不良心

用是良心傷天理

虛空鑿察有神靈

你謀財產是好事

天地不容這等人

害死哥哥他鄉外

萬世罵名不成人

劉氏聽得春元話

沒福冤家罵幾聲

手握大棒就要打

春元駭得不做聲

話說劉氏罵道你這沒福氣的雜種全不知你哥哥乃是前娘之子與你又不是同

胞共乳之人你的爹爹丟下家財萬貫不幸爹爹死了你哥哥況且聰明伶俐又是

康繙生員倘若後來我死之後他以大壓小你把他怎麼奈何故爾我與他金銀一

千兩叫他拿去放新討舊誰知他命不扶轉金變黃銅銀變鉤錫這該是天意與你

何干你道爹說為娘的不是

春元當時將言說

母親你且聽原因

黃金將來有何用

千金難買手足情

打虎還要親兄弟

出陣還要父子兵

哥哥不是同娘子

猶如同胞共母生

坑死哥哥他鄉外

孩兒獨自難為人

出入往來我一個

我們削髮去修行

媽媽你的心腸歹

不要家中金共銀

劉氏聽得春元話

提起心頭火一盆

一手指住春元罵

沒福襟種不是人

春元不敢來答應

低頭不語淚紛紛

偷身走進書房內

放聲大哭好傷心

不表春元書房哭

又說劉氏起毒心

劉氏心中在設計

要害媳婦李氏身

我把媳婦來害死

斬草除根遂我心

話說劉氏口中不言心中暗想李氏朝朝啼哭驚動我兒老娘心中不安叫春元與

他結為夫婦也好得他歡喜。我今勸他一番。着他意下如何。叫梅香去請你大娘進來。我有話吩咐。梅香報到大娘。奶奶有請。李氏聽得披麻帶孝。拖兒抱女。走至庭前。雙膝跪下。婆婆叫媳婦有何話吩咐。

劉氏當時將言說。媳婦你且聽原因。你的丈夫我扶大。是我只當親生子。

是我費心結配你。一碟水菜我搵心。我將良言來勸你。你與小叔結為婚。

害你媳婦無靠處。幼兒幼女靠何人。李氏聽得心大惱。婆婆你且聽原因。

家財家務任你管。支持待客由你行。這樣恩情難為你。婆婆還要重看承。

丈夫既是你撫養。如何害死在東京。要與小叔成親配。尋夫屍首轉回程。

丈夫百日還未滿。虧你說出這段情。待着三年孝服滿。兒女長大看怎生。

黃河上面尋屍首。做齋超度死亡魂。話說劉氏說道。既不從小叔去嫁別人。你意下如何。李氏說道。只要我得丈夫屍

首回來。要待三年孝滿了。以表夫婦之情。那時隨婆婆嫁張嫁李。劉氏罵道。你這賤

人為婆婆叫你從小叔。你也不從。叫你嫁別人。你也不肯。每日啼哭高聲大氣。我老

婆娘又不聽得我要打你。只說為娘刻薄你。我今饒你去罷。與我快些出去。不用多

說。李氏聽得行至香房內。只是小聲啼哭。又說劉氏心中暗想。等春元回來。與他商

量。看他要他不要。叫梅香去請你二爺進來。我有話吩咐。安童走至書房。稟上二爺。

奶奶有請。春元聽說來至庭前。雙膝跪下。媽媽叫孩兒有何吩咐。劉氏說道。你的哥

哥死在東京你嫂嫂在家中青春年少。我叫嫁別人。他說難丟兒女。我叫與你結為夫婦。看你心下何意。只要你肯。不怕他不從。春元聽得。答道母親差矣。聽為兒奉。稟春元當時將言說。母親說話不通情。你家也是親生子。將已之心比人心。哥哥死在他鄉外。刀割心肝五臟痛。前娘之子因何死。你今又起不良心。人不看見天看見。善惡果報註分明。大清律上有一報。弟成兒嫂罪不輕。話說春元將母說得啞口無言。思想一會。無言回答。只是亂罵。這個死雜種你不聽我的話。你一世到老討不得婆娘。春元聽說走至書房。悶坐。劉氏口中不言。心內暗想。這小冤家不順我的氣。真正把我氣得要死。無法可治。不免將李氏趕在冷庄上去。那冷庄上七分石頭三分地土。等他受些磋磨。豈不是好。便叫梅香請你大娘來。我有話吩咐。梅香來至香房。稟上大娘奶奶。有請李氏聽得。連忙走到廳前。雙膝跪下。婆婆叫媳婦有何話吩咐。劉氏罵道。你這賤婆娘。叫你從小叔你也不從。叫你嫁別人你也不嫁。如今青春年少。在家哭空房。也被傍人恥笑。你去到冷庄上坐着。等你金男銀女長大。方才接你回來。今日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劉氏走進李氏房中。將李氏帳被並衣箱盡行搬出去。將房內壁板全行打破。用手將李氏一推。說道不許在我家中。李氏一見各物都搬出去了。只得拖兒抱女。放聲大哭。往冷庄上去了。李氏說聲蒼天苦。拖兒代女往前行。埋怨老天不開眼。神靈不救難中人。把夫害死東京城。又害母子三個人。母子趕在冷庄上。少穿少吃誰着承。

餓死奴家不打緊 餓死兒女好傷心 行思坐想無有討 埋怨夫君上東京

丟下母子三個人 飢寒凍凍靠何人 李氏母子庄上去 傍邊氣着多少人

張家死了老兵部 丟下兒子受飢寒 李氏走了多時候 來到冷庄上面存

房屋只是茅草蓋 屋穿壁漏好傷心 一無人來二無伴 深山野曠老山林

庄上有個老寨主 看守庄子老年人 舉目無親來至此 說與老寨得知聞

婆婆害死我夫主 死在東京不回程 如今又起不良意 將我母子一齊坑

借重老寨來看照 看顧母子三個人 日後我兒身長大 萬世萬代不忘恩

老寨聽得双流淚 大娘在上聽原因 老寨未曾來迎接 大娘莫怪小人身

大爺坑死他鄉外 如今又起不良心 又把大娘來赶走 赶上冷庄上面存

人不看見天看見 難瞞空中過往神 我勸大娘休煩惱 天地不容這等人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等來早與來遲 又何必將大娘追趕在外 天理何在况

話說老寨嗟嘆奶奶將大爺害死也就罷了 又何必將大娘追趕在外 天理何在况

此處七分石頭三分地土 這樣怎麼受得這般苦楚 就是小人在此全憑氣力養活

李氏聽得大哭一場 李氏女在冷庄兩眼流淚 哭一聲刀割胆似箭穿心

想當初我住的高房大屋 誰知道至而今受此災星 這房屋茅草蓋雞穿壁漏

兩傍的系毛草長齊大門 四方內無人烟深山野箐 到晚來滿山上虎豹成群

若強盜來綁去無人知信 或虎豹來咬去誰呼一聲 一無親二無戚就是孤魂

我母子三條命交與神人
李氏女竟哭到天明大亮
等為娘去打柴討些菜根
行一步哭一聲來到山林
或要柴或要水呼喚家人
李氏女在山林將柴坎起
扯一把哭一聲眼淚紛紛
到家中兒和女齊來扯住
想起來這苦楚似箭穿心
擎一碗與金男如刀割胆
不由我及流淚似箭穿心
哭一聲我夫主有靈有驗
接母子到陰司免受災星
我不得尋短路懸樑自盡
要想死也只為兒女纏身
我心中有句話無處去說
你只當鬼牽你要進東京

虛空中過往神暗中保佑
又無柴又無米好不傷心
擎取刀與索子眼中流淚
手擎着刀來砍戰戰兢兢
誰曉得到今日拋頭露面
即忙去滿山上尋些菜根
李氏女在山林天色已晚
又吵冷又吵菜好不傷心
將菜來洗乾淨丟在鍋內
端一碗與銀女五臟心痛
見兒女吃不得放聲大哭
來接我母子們一路同行
受熬煎無飯吃挨飢受餓
這一双兒和女丟與何人
為妻的想上天天又無路
每日間來啼哭埋怨夫君
你在京投水死做個孤鬼

保佑我兒和女快長成人
叫兒女你姊妹乖乖睡穩
脚又小鞋又尖寸步難行
想當初爹爹在呼奴使婢
也只為我後娘喪盡良心
不管老不管嫩討在懷內
背着柴手抱菜啼哭回程
尋菜來到家中又無米煮
一無鹽二無米怎麼殘生
兒不吃女不嘗只是啼哭
扯着兒抱住女氣死埃塵
我母子在世間難受苦楚
到晚來無被蓋冷到天明
想要生難受得熬煎日子
又想要入地府地府無門
千勸你萬勸你叫你莫去
我母子在山林做個孤魂

且把十字來丟下 遂將七字說分明 書不表明不要聽 說不分明惱殺人
 我今受盡千般苦 埋怨夫君上東京 做過大來難做小 受過榮華難受貧
 要想生來不得生 要想死來不得死 白日打柴燒火烤 夜晚到冷至天明
 不覺過了三個月 面黃飢瘦不像人 臉上好似刀來割 兩眼哭得似淚人
 不說李氏在哭啼 且說春元有恩人 可恨我娘心不好 又害母子三個人
 冷庄去了三個月 無有人去問一聲 心想庄上去看嫂 恐怕我娘得知聞
 哥哥丟下兒和女 少穿少吃誰看承 我今要去看一面 侄兒侄女當親生
 話說春元在學堂 告明列位朋友 我嫂嫂母子三人 被我母親趕在冷庄上去三個
 月。不知生死如何。我要去看他一面。倘若我母親來。我你們就說有人來請他吃酒
 去了。眾朋友聽說可以。可以。令兄被令堂母親治死。你的嫂嫂又被令堂母親趕出
 門去。我們聽說實實心中不忍。賢弟只管丟。我們替你推却。你要速去速來。不要遲
 延。春元在學堂湊米一斗。精錢一兩。送與嫂嫂過幾天日子。春元起身往冷庄而去。
 春元背起米一斗 三步當着一步行 一心要往冷庄去 那管前途路不平
 行程不覺來得快 到了冷庄上面行 春元抬頭來觀看 刀割心肝肺腑疼
 不見嫂嫂與兒女 冷房破屋好傷心 春元進門仔細看 簾衣一連床上呈
 春元揭開簾衣看 蓋着兒女一雙人 春元見得這般樣 氣得天昏地不明
 想我爹爹當日在 綾羅緞疋蓋其身 今日見兒簾衣蓋 喪盡良心是母親

口中便把心肝叫

你娘他在那邊存

金男銀女來答應

娘去尋柴討菜根

只等晚間才回轉

姊妹餓得舌長伸

春元聽得如此話

引起兒女滿山尋

尋過一山又一嶺

不見嫂嫂那邊存

又尋一山才看見

嫂嫂好似鬼樣形

春元打開裙包看

盡是山上老菜根

李氏見得小叔到

不由分說好傷心

一把扯住小叔手

哭得天昏地不明

別人苦來不算苦

惟我苦來真可憐

今日此處遭這難

連兒代女一齊坑

李氏哭得肝腸斷

春元哭得更傷情

叔嫂兒女一齊哭

齊齊哭起一路行

春元說道我在學堂湊米一斗銀一兩與嫂嫂送來做幾天的用度望嫂嫂寬心撫

養我這侄兒侄女李氏說道叔叔受我一拜春元說豈有此理自古說道黃河尚有

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你能撫領兒女自有功成之日李氏問道叔叔你來婆婆

曉得否春元說我在學堂母親不曾知道嫂嫂你且寬坐還要寬懷我要回去猶恐

母親知道李氏說我到冷庄來了三個月有餘不想叔叔駕至此處叔叔寬坐一時

待為嫂做點粗茶淡飯與叔叔充了飢你再回去李氏即忙去與老寨借個雞殺來

款待小叔之恩情

李氏連忙到庄了

便把老人叫一聲

多承小叔來看我

無有酒飯與他吃

你的雄雞借與我

款待小叔轉回程

老寨聽得忙去捉

雄雞捉在手中存

李氏接雞忙回轉

不覺到了自家門

提起刀來要殺雞

春元拖刀淚淋淋

春元拖刀不打緊 雞血染了自家門 白綾汗衫雞血染 怎樣回去見母親

李氏叫叔休煩惱 叔叔你且放宽心 白綾汗衫我洗淨 洗淨與你送回程

話說李氏說道叔叔將這件衫子脫在這裡有我洗干淨叫老人與你送來春元說

恐怕血洗不去李氏說道有顏色的衣服也要洗干淨雞血何難洗掉叔叔你放心

回去等我洗干淨了叫老寨與叔叔送來 春元辭別嫂嫂去 放聲大哭好傷心

扯住侄兒侄女手 有父生來無父疼 母子三人難受苦 刀下野菜過光陰

扯住侄兒難割捨 扯住侄女好傷情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叔嫂兒女都有難 披星帶月往前行 叔嫂分身辭別去 急急忙忙趕路程

方才走了五里路 撞着番國打獵人 唵呼一聲來納生 駭得春元戰兢兢

拖的拖來扯的扯 麻繩捆綁上山林 春元仰天嘆口氣 天地循環果是真

娘把哥哥來害死 今日報應在我身 自古一報還一報 神靈鑒察不差分

蠻子將我來綁去 把我做個看羊人 蠻婆與他來苟合 做個天長地久人

每日看羊直到晚 天晴下雨也要行 一日三來三日丸 蠻子厲害難脫身

不說春元在山上 且說劉氏掛兒身 打發安童學堂去 去請二爺轉回程

安童聽說忙忙走 不覺到了學堂門 學堂不見二爺面 就問同學眾書生

話說安童來問眾位書生我家二爺在那裡去了眾位說道他往街上吃酒去了要

明日才得回來其實等到晚上不見回來安童轉回去告明奶奶不見二爺在學堂

讀書。劉氏聽得思想一會。這冤家必是我前日叫他與嫂嫂成親。他怕回來叫安童與我打轎子過來。我去看他那裡去了。

轉灣抹角來得快。到了學堂面前。存滿堂學生來迎接。劉氏下轎往內行。

梅香双双來扶起。隊隊了環隨後跟。拜了先生來坐下。劉氏開言問根生。

劉氏問道。二位相公。我春元那裡去了。學生說道。夫人。你春元上街吃酒。未曾回學

堂來。劉氏聽說罵道。這沒福氣的冤家。在學堂裡也不讀書。只是吃酒。叫梅香去街

上我來。等我責罰他。梅香上街問道。過不見二爺在那裡去了。劉氏又問道。列位相

公。你們寔在說來。眾學生見得言語正大。也就說出。往冷庄上看他嫂嫂去。要幾日

才得回來。劉氏說道。這幾天不見回來。不知去了如何。這小冤家恐怕無人做伴。路

途中遇着強人引去。拷打他。等我去到冷庄上。看個下落。方才丟心。

劉氏想起雙腳跌。沒福冤家罵幾聲。我今要到冷庄上。梅香使女隨後跟。

劉氏主意停當了。明日要往庄上行。冤家私去看你嫂。拏你回來不容情。

你的嫂嫂娘趕出。希罕你去看他身。劉氏心腸真正毒。請看下本才知因。

上本至此。止下本春方榮耀。歸家團圓。請看下本。便知善惡果報。分毫不差。蟒蛇終

又名白龍傳全本

繪圖蟒蛇記全集 卷下

聽書之人莫吵鬧

說書之人有精神

次日天明到庄上

梅香使女隨後行

劉氏上了兩人轎

轎扛閃閃似騰雲

不覺行程來得快

到了冷庄上面存

劉氏來到冷庄上

李氏聽得着一驚

聽得婆婆來到此

拖兒帶女出來迎

迎接婆婆來坐下

雙膝跪在地埃塵

劉氏一手來指住

大胆妖精了不成

春元來到你家內

為何不見春元身

話說劉氏罵道你這賤人春元好意來到此看你你把他藏在那裡去了李氏媳婦

說道我到冷庄上來了三個月有餘未曾見叔一面劉氏罵道你這賤人還要嘴降

我在學堂問得明明白白你還降不認劉氏婆婆就開李氏媳婦房門果然不見只

看見床上一領簾衣劉氏走至進前揭開簾衣一看只見一件白綾汗衣全是鮮血

染過想必是將我兒子殺了劉氏婆婆罵道你這賤人將屍首埋在那裡去了你好

好說出來便罷免得受苦辛

劉氏婆婆將言罵 惡婦連連罵幾聲

將我兒子來謀死 遲不說出真實情

快把屍首來還我 萬事皆休不提論

李氏雙膝來跪下 婆婆息怒且稍停

昨日四下去找菜 拾得這件白綾衫

劉大聽得全不信

咬定銀牙罵幾聲

白綾汗衫假不得
婆婆今日冤屈我
不說李氏放聲哭
李氏將我兒子殺
自從大娘來到此
與我媳婦同打夥
不說老寨送衙去
七歲金男前面走
進了三重門內去
王爺一見劉氏到
稟上府尊民父母
一十二歲入了學
我生長子人一個
白綾汗衫假不得
知府聽得如此話
好好一二從頭說
小婦沒有這樣事

花言巧語哄誰人
跳在黃河洗不清
且說劉氏老賤人
屍首丟在那方存
未見王爺到此行
謀死我兒是真情
又說李氏母子們
五歲銀女隨後跟
通堂一看好驚人
慌忙走出下堂迎
我這媳婦不成人
十八廩膳在洪門
取名春元一書生
並有血跡可為憑
好生作怪罣在心
免得苦打又加刑
婆婆是個黑心人

李氏聽得放聲哭
飛冤詐害來坑我
開言又把老寨叫
老寨聽得魂駭吊
劉氏聽說心惱怒
快將老寨來綁到
扯的扯來拉的拉
不覺行程來得快
李氏立在大堂上
拱手候命接下去
我夫當初做兵部
不幸春方身死了
他在庄上去看嫂
伏望大人作個主
就叫夫人讓我審
李氏便把根由訴
王爺聽得李氏說

活人抬在死人坑
真正只要坑死人
你近前來聽原因
雙膝跪在地埃塵
罵聲老寨不是人
一直送到桂林城
橫身打得血淋淋
到了桂林大衙門
劉氏下轎上公廳
劉氏從頭說根生
所生春方身
媳婦守寡不致誠
謀死我兒入幽冥
依律處死這賤人
代這李氏問真情
太爺聽奴說根生
咬定銀牙罵幾聲

明明你起不良意

反說婆婆起黑心

喝叫一聲拏下去

兩傍皂役似狼虎

將他扯存丹墀下

滿身有口訴不清

一連受了三挾棍

敲打六十背三繩

金男扯住娘的手

銀女抱住娘的身

知府見了心不認

便叫手下鬆着手

又叫李氏從頭訴

六十嘴巴不容情

問來問去都不認

問成死罪丟監門

李氏丟在監牢內

誰做牢中送飯人

話說李氏在牢內三日已滿

伍貢訪以無親與他送飯去

你看他好不慘也

李氏冤屈丟牢內

無有親戚送飯吞

七字頭上添三字

共成十字說知因

兩姊妹在牢內扯住娘手

叫一聲我的娘五臟心疼

望母親在牢中寬心坐下

兄在前妹在後姊妹同行

我姊妹去化飯度你殘生

提竹籃望街上眼淚汪汪

我姊妹也不是別州別縣

到如今堂太爺母子受刑

到街坊人門口姊妹站在

賢娘此老爺們聽說冤情

我姊妹也不是別州別縣

到如今堂太爺母子受刑

姊妹皆屬西地兵部子孫

桂林人秀才子有名有姓

我姊妹也不是別州別縣

到如今堂太爺母子受刑

我爹爹上東京後娘害死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來化飯求發善心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拏去府牢中救我母親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倘若得我母子冤情化解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見一雙兒和你誰不傷心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我姊妹或母子冤情脫了

你姊妹白日間到處化飯

倘若到是到晚來那裡安身

倘若到是到晚來那裡安身

倘若到是到晚來那裡安身

行善的老爺們聽訴冤情 白日間來化飯牢中救母 到晚來我姊妹歇宿廟門

或破壁或厨下也歇一夜 或石板或地下將就安身 衆人們聽說得如刀割胆

個個罵劉氏女喪盡天良 口不吃肚中移如數與你 你姊妹快拏去救你母親

兩姊妹來化飯救母半載 這劉氏才聽得又起黑心

話說劉氏聽得兩姊妹沿街化飯救他母親心中設計 必須要將他害死方才遂心

叫安童過來有話吩咐 我只說這李氏在牢中餓死誰知金男銀女討飯養母你將

二人殺了。丟在河內回來我自賞你二人 安童聽了主婆話 奴聽主差不容情

東街尋到西街走 南街尋過北街存 大街小巷都尋遍 撞遇姊妹一雙人

叫聲姊妹休要走 姱姱豈有不容情 姊妹二人才聽得 雙膝跪在地埃塵

就把安童叫叔叔 得饒人處且饒人 安童仔細來思想 思想何故殺此人

安童當時將言說 姊妹二人聽原因 婆婆叫我來殺你 見你姊妹不忍心

教你唱曲去化飯 猶恐奶奶得知聞 若還奶奶知道了 我們性命活不成

話說安童說道將祖上的根由攢成一首小曲教你姊妹二人去唱與人聽 才有人

拏飯與你姊妹二人吃 那姊妹聽得雙膝跪下 教我記得不忘叔叔之恩

李蓮花說道根生來 說起根生惱殺人 家住廣西桂林府 三代為官果有名

先祖朝中為兵部 祖母誥命老夫人 春方我父一個人 海廩膳生員在洪門

王氏祖母升天早 李後娶劉氏祖母身 劉氏祖母生一子 春元叔叔一個人

劉氏祖母起毒意 哄我爹爹上東京 與父金銀一千兩 海放新討舊轉回程

海黃銅當做真金子 蓮响錫當做雪花銀 爹爹京中將賤放 街民借去作營生

銀匠舖烤才認得 說我爹爹使假銀 將父送在宛平縣 會十磨九難不成人

會百般苦楚受不過 花跳入長江水中心 兩個安童來回報 後婆聽見喜十分

當時又起不良心 將我母子一齊坑 母子趕在冷庄上 蓮飢寒冷凍誰看承

蓮仁恩叔叔心內想 李庄上來看難中人 送來一斗銀一兩 與我母子度殘生

我母殺雞來款待 款待叔叔轉回程 叔叔拖刀把雞殺 蓮雞血染了白綾衫

蓮白綾汗衫雞血染 蓮叫娘洗淨送回程 春元叔叔回家轉 蓮不知走在那裡存

後婆親自到庄上 尋出叔叔白綾衫 說是我母謀殺了 花送在知府桂林城

花賍官不聽我母訴 花三拷六問重加刑 我母受了一夾棍 拷打六十搯一繩

問成死罪在牢內 誰人來救我母親 姊妹滿街去化飯 救母性命半年春

後婆又起不良意 又差安童殺我身 安童見我不忍殺 放我姊妹去逃生

父在京中冤屈死 母在牢中受苦情 這是我娘冤屈處 在娘懷裡望在心

話說安童教了四五遍 姊妹二人已經記得清清楚楚 句句不差 二人拜謝安童 逃

不表姊妹逃生身 且說安童報回音 將些雞血刀上染 報與奶奶得知聞

金男銀女都殺了 丟在長江水中心 劉氏聽得心歡喜 每人賞他二兩銀

話說不表金男銀女逃生 且說安童在送飯牢中 將他兒女逃生根由 說與大娘不

想大娘聽得痛哭一場 安童勸道大娘不必啼哭 每日有小人與你送飯吃 就是又

說春方自從那日跳入水內 水災已滿 龍王便差巡河夜叉 向前去修開路 送張春

方回去受享皇恩太子聽見與恩人餞行辦些珍饈百味叫手下的人如上修九

太子當時將言說便叫手下人快辦金漆棹子當堂放龍鳳椅子上下分

請言恩人上面坐太子下面陪末席珍饈百味般般有官懷羅衣件件全

太子此時將言說恩人在上聽原因無有奇寶來送你龍珠一顆送你身

此寶不是非凡品千金龍骨來造成白日知道陰陽事晚間明亮到天光

瞞了父王送與你你將此寶進朝廷進了仁宗皇帝主進寶狀元不非輕

後來封你為丞相一家大小受皇恩又辭白龍太子身

速差小兵引路巡河夜叉隨後跟蝦兵蟹將齊來送關關嚷嚷送行程

行路不覺多一會出了東洋大海門

話說太子送出東洋大海叫道恩人你請去不能來遠送你了春方回謝感恩不淺

一人去了。

一刀割斷紅絲線各人抽身兩下分

看看行了數日久望見東京一坐城

無心觀看城外景進了三重鐵羅門

等待來朝天色曉金雞啼醒夢中人

文聽鼓响朝皇帝武聽鐘聲拜明君

春方來至朝門外口稱門官老大人

門官來至金殿上俯伏金塔口稱臣

太子轉回龍宮去不覺到了東洋路

遠望城樓三滴水十字街前尋店主

五更三點王登位拜罷起來分左右

我有寶貝獻君王今有獻寶人要見

煩望大人湊明君無旨不敢來見君

只聽君王發令行

聚集三台八位臣

仁宗聽奏忙傳旨

宣上金殿見寡人

春方來至金階上

俯伏金階拜明君

臣有龍珠寶一顆

獻與君王聖主人

仁宗一見心歡喜

龍顏大笑兩三聲

話說天子見了此寶龍心大喜就問寶貝根由春方將先行使假銀跳水太子賜寶

貝的根由細說一番天子聽說封卿為進寶狀元第一品左卿丞相又命卿去到長

安做個管工官員要修補萬里長城每日賜卿俸銀一千兩正十一石白米上方寶

劍一口倘有逃走的先斬後奏春方聽得二十四拜山呼萬歲叩謝恩領旨去修長安去了

春方領了金玉旨

辭王鑾駕出朝門

座赴火牌前面行

直往長安去修城

逢州便有州官迎

過縣就有縣官接

領旨修城前面走

統領五千七百人

不覺行了數十日

百里路上鬧沉沉

來至長安教場填

演武廳前起其身

大小官員都來見

贊見禮有幾萬金

水城人馬三千整

輕輕用力半年春

不表春方把工管

且說春元一個人

春元挪至番國去

不覺者羊十二春

配合一個蠻子婆

蠻婆也是漢朝人

蠻婆心內暗暗想

要放我夫轉回程

蠻婆當時將言說

賢良夫君叫幾聲

你今還有生身母

放你回去養母親

母子團圓莫忘我

莫做忘恩背義人

與你夫婦十二載

恩同海樣難分身

為我無有兒和女

到老終身守空房

你往日出東方去

莫往日落西山行

恐怕又來拏住你

枉費奴家一片心

我今與你打炒麵

牛肉炒麩代隨身

春元此時將身拜

拜謝賢妻有恩人

我今若得回家轉

剪髮燒香報你恩

蠻婆兩眼双流淚

賢良夫君叫幾聲

老天與我行方便

二世夫妻又成双

蠻婆斟上三杯酒

春元接酒淚紛紛

唯願我今得逃脫

歸家刻木報你恩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不說春元逃走了

又說蠻子來追趕

一寨蠻子來追趕

槍刀弓箭似麻林

前面一對搜山豹

搜山豹兒到處尋

白日行了三十里

晚間行了二三更

春元躲在空樹內

望見長安一座城

追尋不見才回去

春元放心出來行

行程走了三個月

只願抽身往前行

人夫喧天似雷吼

吶呼一聲如山崩

春元不曉其中意

今日又落陷人坑

又被公差來挈住

春元駭得戰兢兢

方才逃出天羅網

不由分說長和短

公差擄起往前行

春元兩眼双流淚

不由分說往前行

話說春元一路走來

一路想我又不是強盜

又不是犯人你要鎖我

在那裡去差人

說道不干我們的事

這乃是張狀元在此修城

猶恐有上下逃走的人

叫我們鎖去

挑土砌城你要說你去

向他說不必們向我說

春元傷心處

且說公差十二人

老天也有憐人意

可憐坑死可憐人

春元双膝來跪下

從頭一二說分明

將他鎖往長安去

交與長安管工人

只因家有不幸事

一家老幼不團圓

家住廣西桂林府

祖籍原是張姓名

今日方才來到此

放我逃生躲難人

蠻子擄在番國去

受了磨難有八春

每日背土直到晚

不得閑坐半時辰

管工眾人全不信

拏我背去去砌城

春元背了十日上

背上皮子去幾層

工小分文全不得

肚餓口渴好傷心

不覺背了十四日

狀元點名到來臨

我娘做下冤屈事

今日報應在我身

要求死來不得死
 笙簧鼓樂一齊响
 八千人夫門外等
 點到春元人一個
 千古怪來萬古怪
 狀元當時心內想
 恐怕是我親兄弟
 狀元吩咐各自散
 頭門概行都閉了
 双手不搖身自動
 大小官員兩傍坐
 祖籍根由細細說
 春元跪在丹墀下
 家住廣西桂林府
 所生哥哥人一個
 所生春元就是我
 只為我娘起毒意
 話說狀元問道你叫春元你哥哥因何坑死的話從頭細說等我替你伸冤

要求生來不得生
 金鼓喧天似雷鳴
 叫一名來點一名
 狀元聽得著一驚
 也有同名共姓人
 其中有此古怪情
 且來問個假和真
 大小兒郎聽令行
 狀元轉到後堂去
 臉上獨如靛染青
 代進春元問根由
 不可虛言哄我身
 不敢抬頭望大人
 祖籍原是張姓人
 名叫春方一書生
 父死東京不回程
 哄我哥哥上東京
 出牌曉諭人知道
 金瓜月斧分左右
 早晨點到午時候
 心中暗想親兄弟
 想我別處無親眷
 同名同姓又同府
 若要問他根由事
 八千人夫点完去
 春元駭得戰兢兢
 狀元坐在後堂內
 家住何州並何府
 若不著寔來說了
 聲聲只把大人叫
 父在朝中為兵部
 不幸王氏歸天早
 我父死在東京地
 哥哥坑在他鄉外
 皂隸門子兩邊分
 明盔亮甲駭人魂
 八千人夫也點清
 口渴吃雪冷透心
 同名同姓是鄉親
 要不問來恐是真
 失漏機閑不好聽
 獨留春元一個人
 猶如打雷似火焚
 門子侍衛幾十人
 如何來在這裡存
 三十大板不容情
 大人在上聽原因
 娶妻王氏老夫人
 後娶劉氏老母親
 丟我母子三個人
 做個投河落水人

春元吊下傷心淚

大人在上聽原因

我母起下不良意

我父金銀放京中

哄我哥哥去討賬

餘外與他一千銀

黃銅當做真金子

响錫充作雪花銀

哥哥自幼習書禮

黃銅响錫認不真

哥哥京中將賬放

街民借去做生理

銀匠銷銀才認得

說我哥哥使假銀

將他送到宛平縣

十磨九難不成人

百般苦楚受不盡

跳入長江水中心

話說狀元問道你的哥哥可有妻子兒女否如合遠在不在好好從頭說來

春元此時將言說

大人聽我說原因

家中嫂嫂李氏女

年方四五正青春

姪兒名字叫金男

姪女名叫銀女身

母親將兄才害死

當時又起不良心

將他母子來追趕

追在冷庄上面存

我今離家有八載

不知生死是何能

話說狀元又問道你這幾載往那裡安身做的甚麼生理可細細說來

春元此時將言說

大人在上聽原因

因母做事大不仁

趕出嫂嫂姪兒們

我瞞母親到庄上

去看嫂姪死和生

背米一斗銀一兩

送與母子度殘生

轉來行至林中過

撞着番國打獵人

將我擄至蠻子地

者羊受苦有八春

方才逃出天羅網

來到長安大國城

大人公差來拏住

從頭背上到如今

望乞大人來放我

看含冤負屈人

開籠放雀饒了我

六道輪迴報你恩

大人聽得喉嚨硬

一跤跌下地埃塵

双手扯住親兄弟

哭死高廳不遠魂

頓飯時辰才蘇醒

兄弟連叫二三聲

春方哥哥就是我

我享榮華你受貧

話說春方說道我就是你哥哥二人扯住大哭一場狀元叫手下人與二爺沐浴過

身快將緞袍取一件汗衫絲褂子取一件朝鞋朝帽全行換過備酒與二爺接風
 門子當時才听得 招出香湯水一盆 香湯沐浴洗身上 換了衣服色色新
 天青緞子穿幾套 白綾汗衫裡面存 弟兄二人從新拜 回拜哥哥春方身
 弟兄坐在高廳上 二人對面訴苦情 狀元說起根由事 賢弟你且聽原因
 東京受了一日苦 就到龍宮海藏門 每日三殮酒和飯 龍肝鳳胆件件新
 珍饈百味般般有 受享榮華到如今 春元開口來訴苦 提起苦來淚紛紛
 說起我的苦楚處 更比黃連苦十分 別人苦來有飯吃 惟我苦來受飢貧
 從頭至尾說一篇 鐵石人心也淚淋 大堂鼓樂喧天响 弟兄坐下飲杯巡
 坐下虎皮金交椅 金漆棹子滿堂明 擺的金杯與銀盞 玉碟牙筷又粧金
 伺候官員无其數 百般美味色色新 紹酒吃過加燒酒 燒酒吃過飯來臨
 弟兄飲酒天色晚 夜晚飲至四五更 連飲數日接風酒 大小官員賀太平
 不覺飲酒多熱門 我起班子唱戲文
 話說狀元叫手下到十字街前去請班子進來唱戲與二爺飲酒消悶手下人聽得
 到十字街前去看有班子只有一双兒女唱一本傷心曲果然唱得十分的好傍
 邊人聽了個個喉都硬老爺所說既然如此請他二人進來手下人即忙去到十字
 街前叫道唱小曲的兒女我們老爺有請你姊妹二人听得急忙與手下同去見了
 大人双膝跪下叩頭起來站在一傍方才唱曲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 失落寸金容易得 失却光陰無處尋

書不表明不好听
仁宗皇帝登寶位
各位老爺齊飲酒
家住廣西桂林府
所生長子人一個
劉氏祖母生一子
假說祖父放京賍
黃銅當做真金子
銀匠銷銀才認得
百般苦楚受不盡
方才過了十天上
仁恩叔叔心內想
我母殺雞來款待
春元叔叔回家轉
硬說我娘謀殺了
母親受了三挾棍
知府看見心不忍
問成死罪在牢內

話不分明不知因
國太民安享太平
聽我姊妹唱苦情
祖籍原是姓張人
取名春方我父親
春元叔叔一個人
假寫文約與父親
响錫當作雪花銀
說我爹爹使假銀
跳入長江水中心
又害母子三個人
來到庄上看難人
叔叔拖刀淚紛紛
不知走在那方存
解到本府桂林城
敲打六十背三繩
忙叫手下鬆了刑
誰人來救母親身

陳兵盜了胭脂馬
四方無有刀兵動
我家新出一樁事
先祖尚書為兵部
王氏祖母升天早
可恨祖母起毒意
又與金銀一千兩
父親京中將賍放
將父送往宛平縣
兩個安童來回報
母子趕在冷庄上
送米一斗銀一兩
白綾汗衫雞血染
後婆親自來庄上
可恨賊官王知府
我就扯住娘的手
又叫我娘從頭訴
姊妹沿街去化飯

四路搜尋是差人
軍民人人各安心
無天無地又無新
祖母誥命王夫人
後娶祖母劉氏身
哄我的爹上東京
放新討舊轉回程
街民借去作營生
週身有口說不清
後婆聽得喜十分
不傷心處也傷心
與我母子度殘生
叫娘洗淨送回程
尋出叔叔白衫綾
管門皂隸兩班行
妹就扯住娘的衫
只得苦苦來招成
救娘性命半年春

後婆家中又所得
 安童見我不忍殺
 十冬腊月無鋪蓋
 物離鄉貴從此有
 賢良人戶捨一碗
 江湖走了六七載
 我父東京冤屈死
 父東母西子在北
 今年方才到此處
 老爺身為萬民主
 姊妹唱到傷心處
 狀元氣死塵埃地
 春元扯住姪兒女
 自從冷庄分別後
 話說狀元醒來一手扯
 二人說啟稟爹爹在上
 父母兒女受苦辛
 姊妹二人將言說
 當時又起不良心
 放我姊妹去逃生
 上無衣服下無衫
 人離鄉賤古人稱
 不賢人戶就閉門
 不知我娘死和生
 又在牢中受苦情
 都是劉氏祖母坑
 又在長安半年春
 念我含冤負屈人
 不覺腮邊淚淋淋
 飽飯時辰才蘇醒
 啞口無言不做聲
 誰知母子受苦辛
 春方此時才蘇醒
 話說狀元醒來一手扯
 離家正八載有詩為証詩曰
 父母兒女受苦辛
 五零四散各分身
 爹爹在上聽原因
 提起母子根由事
 就差安童兩個人
 雲貴二省都走過
 白日沿街去叫化
 深山野青走成路
 都是行凶作惡漢
 想必我娘一定死
 不知叔叔那方走
 說起我家冤屈事
 多蒙老爺叫唱曲
 賞我雪花銀一兩
 姊妹將曲唱完了
 唱曲兒女慌忙了
 喉嚨硬了說不出
 春方此時才蘇醒
 抱住兒女淚紛紛
 手捉鋼刀知白銀
 又走河南陝西城
 夜晚歇宿古廟亭
 人家門前站成坑
 誰念離鄉落難人
 為兒早死早超生
 姊妹來做討飯人
 偷天換日又無天
 猶如雲開見日月
 頭頂香炉替念經
 痛哭官員多少人
 駭得滿身汗淋漓
 望着兒女淚紛紛
 抱住兒女淚紛紛
 猶如枯木又逢春
 日夜受苦好傷心

雲貴二省都走過 又走濟南陝西城 今歲方才來到此 又在長安半年春

話說狀元問道你姊妹在長安半年難道你不知我在此做官金勇說道爺爺去時

我才五歲妹妹才三歲只說我的爹死了那知爹爹在此做官今日又會見了叔叔

之面狀元說道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不想今日我弟兄相會父子團圓說眾位官員

見說此乃世上少有眾位言罷修一道本章奏上我主當今不得停留有詩為証

本章一道快如風 苦時奏上寶霞宮 當今王爺開本者 弟兄兒女受爵封

春方就把本章做 一道奏摺進京城 五更三點王登位 本章奏上帝王前

仁宗皇帝把本看 不覺腮邊眼淚傾 文武官員才所得 春方是個冤屈人

仁宗即忙傳聖旨 一道聖旨出午門 火牌先往廣西去 去取夫人出監門

又發聖旨陝西去 弟兄回家祭祖坟 聖旨一道快如風 來到長安一座城

春方迎接王聖旨 拜謝王旨看分明 春方封為左丞相 春元封為狀元身

差你二人去祭祖 祭祖回朝伴寡人 又加俸銀五千兩 火牌就到桂林城

官員即忙修丞相 不可遲緩久留停 限你三月就修起 修起回京奏寡人

倘若有些遲誤了 先斬後奏不容情 弟兄二人來殿下 二十四拜謝明君

領了我王親勅旨 一心想要回家庭 弟兄二人來殿下 二十四拜謝明君

話說狀元吩咐將最速先往廣西桂林府去了今要回去祭祖吏役听得即將最速

火牌遣馬飛遞廣西桂林府去了最速火牌前面行 飛馬文書走如雲

丞相此時点人馬 点起人馬就起行 三千人馬同行走 火牌先往桂林城

金鼓喧天似雷鳴 一對金瓜一對捶 一層刀鎗一層人 前有巡風並開道
 火球矚鎗紅光光 明盔亮甲駭人鬼 紅旗隊隊炮山火 黑旗繞繞好驚人
 這般擺設多齊整 丞相狀元上轎行 人夫轎馬三千餘 抬着銀箱前面行
 本處官員均來送 都送丞相狀元身 逢州就有州官接 道上即有縣官接
 家家門前焚香案 戶戶門前淨水瓶 在路行程來得快 到了廣西桂林府
 路上景緻看不盡 報與祖上得知聞 報說丞相狀元到 劉氏不聽半毫分
 我家又無讀書子 憑空說出這般情 公差跪下再三說 祖祖在上聽原因
 長子春方為丞相 次子春元狀元身 劉氏聽得如此話 微微冷笑二三聲
 自從尚書身故後 二子一命喪幽冥 我今守寡十六載 弟兄二人何處生
 話說安童又來報道 奶奶說他二人做官回來了 劉氏听得私自隔簾觀者真假如
 今一看果然真的 在我門口來無數人馬 只見炮响三聲金鼓齊鳴 公差來稟祖
 祖看見果是真的 我說假來報我 說他投水死了 兩個安童來哄我 又想春元血跡
 之衣 我說必定謀殺了 誰知今日弟兄二人一齊做官回來 頭帶烏紗 身穿蟒袍 腰
 繫玉帶 請母親出來相會 母親回言 二位相公請坐 等我上樓打扮 方才相會 劉氏
 梳粧自思 想必是祖宗有德 貴子賢孫 是我在先 錯起這樣毒心 今日有何面目去
 相會 況且春方的妻子 現下還在牢內受苦 倘日後回來 也是難得受他的臉嘴 不
 如吊死 免受言語 想來想去 總是難過 臨終之時 不有好處 況且我今日有了五六
 十歲 心想不如尋個短路 吊死到還氣不
 劉氏想起先前事 不覺腮邊淚紛紛

自恨當初起毒意 有何臉面見兒身
 哄得梅香下樓去 不如一命見閻君
 雙手懸樑去自縊 懸樑高掛一條繩
 梅香來到高樓上 忙把奶奶叫幾聲
 兩個梅香隔門叫 門兒閉得緊十分
 二位官人才聽得 放聲大哭在高廳
 忙叫梅香開箱子 取些紬緞裸其身
 得力用人差兩個 遣他快去進京城
 又遣差人桂林府 要取李氏李夫人
 話說丞相問道金男銀女你母親在牢中多少年代金男銀女道
 丞相說道每年八月十五日凡有天下的犯人有罪斬無罪發落如何這幾年還在
 牢中又問安童這幾年誰人與他送飯安童稟道老爺是小人私自偷送飯與夫人
 度日這幾年
 妻南子此好傷心 忙取紙筆修書子
 持書前往桂林城 進了一重門裡去
 來取夫人李氏身 知府將書來開看
 拆開聖旨看分明 新修狀元丞相府
 此本丞相了得成 幸好夫人性命活
 綾羅緞衣穿幾件 頭帶鳳冠淚淋淋
 將門閉得十分緊 三尺白綾頸上存
 二位官員叫快請 不見母親在高廳
 不見奶奶來答應 慌了梅香一雙人
 連忙用斧來砍破 奶奶高掛一條繩
 弟兄二人全不孝 枉自歸家養母親
 金漆棺材來停起 把母停止在高台
 春方母死了了憂 報與聖主得知聞
 百般家人來跪下 夫人還在牢中存
 眼淚汪汪濕衣襟 想我三生大不幸
 修書牢內取夫人 差人飛馬來得快
 來告知府得知聞 我的故主張丞相
 駭得知府失三魂 又把香案來設起
 限期三月就完成 知府此時心內想
 要得活口對分明 若還听了劉婆話

我的性命活不成 說與牢卒並禁子
 果然是個冤屈人 夫在朝中為丞相
 來取夫人誥命人 牢卒禁子才知道
 免得丞相審我們 到了就把刀來割
 盡是賢良自縊人 知府坐在府廳上
 說壞聲名不好聽 在聽三五之日上
 丞相听得着一驚 即忙納紙修書信
 不寬心處且寬心 將書呈上王知府
 兌了一萬雪花銀 不敢坐轎步行走
 雙膝跪在地塵埃 丞相雙手來扶起
 話說丞相說道老父母不必憂心的 是天良的人不與你王父母相干是誰人又要
 你的銀子嗎我的妻子在牢中受苦是他前生所造的 非是王父母不必憂慮知府
 稟道夫人不受我的銀子我再也不得見大人丞相說道既然如此我收下待我起
 身不是他又來相送隨叫轎夫打轎子一乘去接李氏夫人回來替我安頓母親就
 說五府大朝皇上欽差大人御前口授丞相且說知府辭了丞相轉回去方才放心
 知府回到衙門內 來至後堂報事由 忙叫妻子並小姐 牢中去請李夫人
 取出緞衣四五件 抬過香湯水一盆 李氏沐過身和體 鳳冠霞帔穿在身
 夫人小姐來跪下 就請夫人上轎行 一同來至前廳內 李氏請在內堂庭

前後跟隨人幾十
李氏哭得肝腸斷
一家大小團圓春
拜見丞相丈夫身
兒女哭得好傷心
千年枯木又逢春

小叔狀元來扯住
父東母南子在北
兒女抱住老母親
如今受苦十八春

話說李氏說道我如今回來多蒙婆婆看待的慇使我受用這幾年苦想了一會不
如少停。在內堂上哭他幾聲才是道理。
李氏向前開言哭
婆婆連連二三聲
今日你倒入幽冥
如何今日撒手行
故來哭你二三聲
西岡領上蓋墳塋
弟兄收拾上東京
伺候弟兄上東京
前呼後擁也驚人
炮响三聲好驚人
只等來早天色明
家家关了窗隔子
鰲魚点起萬年燈
西邊樓上起鐘聲
來到金鑾殿上存

毒心婆婆何故死
做個懸樑自縊冤
枉你毒計起黑心
一根索子赴幽冥
且表弟兄兩個人
弟兄守孝過光陰
門役皂隸兩邊分
李氏夫人上轎行
龍虎旗號兩邊分
來到東京一座城
弟兄二人飲杯巡
老龍放了明珠子
金雞啼醒夢中人
武听鐘聲拜明君

想你想我害不死
家財萬貫你全得
在世念你婆婆面
忙請高僧並高道
不覺守孝三年滿
大小官員來伺候
金男銀女也坐轎
人馬排了三十里
弟兄坐在丞相府
不覺飲酒天色晚
不覺人在暗中存
東邊樓上金鼓响
弟兄二人忙不住

丞相狀元上了轎
金鼓大鑼前面行
在路行程多不表
主人擺風行好酒
東南閃出太陽星
將將轉至四更存
文听鼓响朝皇帝

武听鐘聲拜明君

弟兄來到跪下來 我主在上容臣言 臣因家中守母孝 離朝至今有三春
為臣今日來遲了 望主施恩恕臣身 天子殿上才聽得 御手扶起叫愛卿

今日愛卿回朝內 相伴寡人過光陰

話說仁宗問道愛卿你的親眷何不進朝來見寡人丞相啟我主臣妻現在午門無

有聖旨不准進朝

李氏朝東來跪下 封為烈節一夫人

李氏叩頭把恩謝 回到丞相府衙門

金男銀女來進府 一家團圓飲杯巡

牢中私自來送飯 全憑靠的他二人

丞相此時將言說 賢妻你且听原因

每人與他銀五百 叫他另自去為人

話說李氏到了次日母子收拾回程人夫驕馬好不熱鬧竟往廣西桂林府去了

不說母子回家去 且說丞相弟兄人

弟兄二人多受福 也是當日存好心

懸樑高掛一條繩 自己作事自己錯

或前或後都一樣 自有天地與鬼神

不信但看劉氏母 萬古留傳作罵名

知書君子買本看 消愁解悶過光陰

君王聽奏傳旨意 宣上金殿見寡人
每年俸銀三百兩 一同丞相受皇恩

丞相夫妻來見禮 狀元兄弟也來臨

李氏就對丈夫說 家中還有安童身

牢中不是他送飯 我的性命活不成

你們母子回家去 重重着成他二人

兄為君王左丞相 弟是天子一門生

劉氏後母心不好 今日不得受皇恩

奉勸世間為後母 莫要暗使黑心事

人不看見天看見 難瞞虛空過往神

此書名為蟒蛇記 留與世上勸化人

民國二十七年秋季新版

大字蟒蛇記全傳
足本

編校者 鑫文書局

昆明市慶雲街六號

印訂者 鑫文書局

昆明市慶雲街六號

發行者 鑫文書局

雲街六號

分銷者 各埠大書局

版
所
不
復
權
益
評
語
心
結

77.52
1073.45
K. (S)

3,000
71